

景德傳燈錄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

馬

十人

法嗣

見錄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勤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括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者涇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荆州玉臺惟然禪師

池州交山曇觀禪師

荆州

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



慈悲寺良津禪師宣師京北府崇禪師南嶽智周

襄州常堅禪師乾元寶真禪師齊州道巖禪師

荆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潭州龍牙山廣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雙嶺道方禪師羅浮山修廣禪師

普滿禪師已禪師二越州人洞無機緣語師不錄明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

學人不曾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

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

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

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 洞山來參禮

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

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辨洞山乃侍奉數

月 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

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 師尋常見僧來便

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向不得

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在

什麼處陳老師當時若見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為伊解

羅山不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時若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坐

佛法有去處抄打伊著且不著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

鸞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 僧問如何是宗乘極

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

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

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

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遮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 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今某甲來問上坐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邪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末年必

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翱
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
非心非佛李云揔過遮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
呼李翱翱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
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
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
尚怎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
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揔無師曰汝
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
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
臘五十五憲宗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謚

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

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
學者奔湊 師上堂示徒曰至理二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

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
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
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
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
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 僧問心

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汚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

言師曰即無返句

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道罕遇作家

百文和尚令一

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鞞鞋以

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 或問祖師傳心

地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

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

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
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 有一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曰是具張慶代云和尚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

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

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慶

代云和尚是什麼心行遮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遮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閒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

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

遮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 僧問四大五蘊身

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

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灞水勅

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栢巖明括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

徠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采在師云某甲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 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遮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

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
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
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
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
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
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
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
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惠
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
什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
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
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

鑣 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

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

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

領言在師曰去 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

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

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

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

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

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

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

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
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
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
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尔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
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
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遮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旣奄化
勅謚疑寂大師眞際之塔

毗陵芙蓉山太赫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
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北安國寺受具後遇大
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
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

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
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
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
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
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
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
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
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
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
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
麼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
師云某甲向遮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

云珍重 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帶累閣梨拖

水 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

師一搥師云知汝不到遮箇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

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

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

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

室密示正法 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

箇銅餅來僧即取淨餅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餅本

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 有講僧來參

師問云坐主蒞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

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遮箇

是第幾種法界坐主沈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

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與和尚

尚莫怪法眼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

代拈掌三下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女沙云鹽師喚侍者云將

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來侍者無

對授子代云不辭將去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

別請師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什麼人打得眾

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

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荅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揔未得

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

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

空至師顧沙彌曰吐遮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

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 法旸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云法旸師云我不識汝旸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謁石頭遷和尚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師不領其旨告辭而去至門石頭呼之云閣梨師迴顧石頭云從生至老只是遮箇漢更莫別求師言下大悟乃躡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途成玄覺云為復薦得自已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已為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什麼悟去且道洞山意旨作麼看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

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